

竹園

竹園曾是一個頗具規模的鄉村，除了位於沙田坳道與龍翔道交界處與黃大仙消防局一帶的古村外，還有大大小小許多村落，分佈在現今的新蒲崗、黃大仙上下邨、摩士公園、天馬苑、竹園南北邨等等。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設有聯合村鄉公所，鄉長為林發。竹園村原有林、李、古等姓聚居，以林氏人數最多，林氏遷居竹園後，其中一房隨即分支到莆崗村。

1937年12月，港英政府宣佈將界限街以北至獅子山之南這些原屬新界的平坦土地，劃作「新九龍」以作市區用地發展。包括現時觀塘區、黃大仙區、九龍城區（僅界限街以北地區，即九龍城、九龍塘等地區）和深水埗區（不包括昂船洲）。在這地區範圍內的原居民，不再享有與新界原居民的同樣權益。

林氏在莆崗村的發展於日治時期結束。1941年冬日軍攻佔香港後，沿今彩虹道興建石水渠，一來擴大啟德機場面積，二來使機場免受洪水的侵襲。換言之，在當時石水渠以內的土地，就是新機場的範圍。由於莆崗村的位置正好在此範圍之內，全村被拆，同時被拆的村莊還有沙地園、隔坑村、馬頭涌、琰杯石、瓦窯頭和大礮村等等。為安置受機場工程影響的村民，日軍在九龍塘興建「模範村」，但因為村舍有限，村民能否遷離由抽籤決定。抽籤不成功的村民，往往因為缺乏住屋，加上生計無著，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期中，流離失所，家破人亡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香港光復，但莆崗村並未能因此復村，香港政府在石水渠以內發展工業區，命名新蒲崗。莆崗村既毀，林氏在九龍的世居只剩下竹園村。

竹園村在戰後的變化很大。黃大仙祠的發展，每天都吸引了許多進香客；另外，香港工業的突飛猛進，使到竹園除了傳統的農業外，還有不少小型工廠。不過，戰後竹園村的繁華景象很快便被市區重建計劃改變。

1953年12月24日石硤尾六村及1954年大坑東先後發生大火，災民無數，為了安置這批災民，港英政府除了在石硤尾先後興臨時房屋和七層大廈，還計劃為日後收回土地，重新發展走出一步。1957年，政府下令收回竹園鄉興建黃大仙徙置區（即今日黃大仙下、上邨所在地），對受影響農戶、商戶及廠戶今後的生計不作任何安排，私家屋地也只象徵性賠償六毫三仙一平方呎。

當時九龍十鄉包括沙埔、衙前圍、竹園、大礮、元嶺、沙地園、坪頂、牛池灣、坪石、牛頭角等成立「九龍十鄉聯合支援竹園村民會」，支援竹園鄉；至同年4月1日，鯉魚門、茶果嶺及茜草灣亦加入，成為「九龍十三鄉聯合支援竹園村民會」，向港英當提出多項合理要求。至6月25日，港英政府出動警察強拆，甚至將部份村民遞解出境。鄉民的自發組織得到香港各大社團的聲援，當然引起中英兩國政府的關注。7月24日及9月10日，中國外交部連續發出兩次照會，責成英國政府停止清拆行動及作出賠償。加上英國國會議員的斡旋，英國政府終下令港英政府給予受影響的人士妥善安置和合理補償。包括給予業主以屋地換樓地權益，廠戶配予徙置工廠大廈，而農戶、商戶則配徙置區地下舖位以供轉業維生。農戶還獲青苗費及每平方呎一至六毫子的

開耕費。

1957 年 12 月 19 日，九龍十三鄉鄉長及各鄉代表舉行會議通過，將「九龍十三鄉支援竹園村民會」易名為「九龍十三鄉委員會」，至 1986 年 1 月 1 日，再易名為「東九龍居民委員會」。

自 1957 年起，歷年的清拆行動使得竹園村範圍大大縮小，今天的竹園「古村」，只剩下黃大仙祠旁一小小十數間石屋和幾座林氏的祖墳而已。



僅餘「竹園鄉」三字



圖中所見之處都是昔日「竹園鄉」所在



碩果僅存的竹園鄉



昔日鄉中染布廠遺下的「碾布石」

碾布石

香港歷史博物館於 1996 年出版的《市影匠心：香港傳統行業及工藝》展覽圖錄中（頁 96 至頁 97），曾刊出一張十九世紀的水粉畫，畫中描繪工匠腳踏「元寶石」，手扶木棍借力平衡，石下有一圓木作滾軸，布匹從兩者間經過，似正以大石的重量來壓磨經浸染的布匹。坊間對此「元寶石」的文字記載甚少，其中 Rudolf P. Hommel 於 *China at Work 2* 中曾圖文並茂記錄 1930 年代於江蘇所見「元寶石」的外貌、構造及運作。

尋寶

2002 年 1 月歷史博物館民俗組接到一位熱心市民的來電，告知於黃大仙地鐵站附近發現有「元寶石」棄置路邊，甚感可惜，希望博物館可跟進瞭解情況，並安排收為館藏。館方接報後遂往該區「尋寶」，幾經搜尋，於黃大仙竹園村尋得「元寶石」。

博物館職員（以下簡稱為「筆者」）在村內小徑邊發現那塊「元寶石」，旁為去水溝渠，而石的底部早已陷入地下，成為溝渠壁的一部分，只剩餘頂部石臂伸出地面，狀如一對羊角。該塊「元寶石」為花崗石打成，全長約 150 厘米，高 50 厘米（其中 25 厘米陷入地下），石臂每邊各長 70 厘米。

尋得「元寶石」後便要尋訪物主，但見村內人跡疏落，不知從何入手之際，有一位先生自屋中出來，帶著詢問的眼神望向筆者，經道明來意後，該先生亦很樂意提供有關「元寶石」以及竹園村的資料。該位周姓先生家住竹園村已歷四代，昔日村內以林姓居多，更設有祠堂及天后廟，周氏早年也為林氏養牛，但林氏近年已相繼遷出。而當下所見的「元寶石」原屬村內「廣隆安」染布廠所有，其作用是如熨斗般將布匹壓平。染布廠為雷姓商人投資，由譚姓家族經營，當年所出產的布匹更引來不少明星青睞。時至今日，「廣隆安」已不再經營染布生意而轉行為賣雜貨及小食的士多，但仍由譚氏經營。在周先生提示下，筆者聯絡到物主，並得到他們對保護文物工作的理解和支持，同意將那塊「元寶石」送予博物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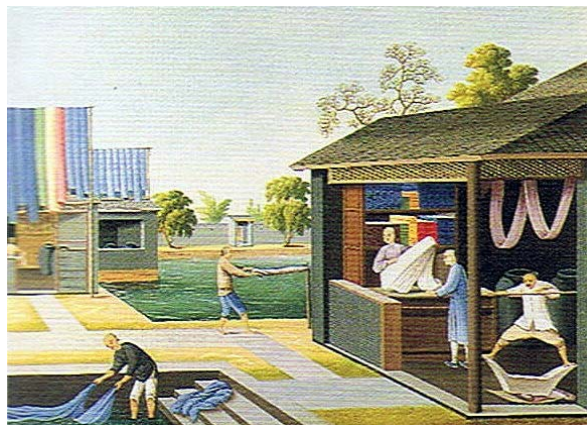
碾布石

碾布是染布過程的工序之一，而碾布石以麻石打成，目的是利用石塊不平滑（未經刻意打磨）的表面及重量，將已浸染的布匹的表層磨壓得幼滑明亮，亦令布質堅韌、輕薄及透氣。

其中最令筆者感到好奇的是如何操作如此偌大的一塊碾布石。筆者曾出示《市影匠心》及 *China at Work* 的插圖向物主請教，以求證碾布石的構造及操作方法。但據物主所述，原來碾布石並非單獨一人可操作，在「廣隆安」操作一塊碾布石需要三名工人，分別負責踏石、協助推石及抽動布匹，故碾布屬人力密集的工序。

為了令筆者更了解碾布石的操作，物主找來了一張攝於 1950 年代的黑白照片，照片背景是「廣隆安」的碾布房，該處應有四塊碾布石，照片中央見兩名工人正在操作其中一塊碾布石。（見）

據物主仔細講解，照片中的碾布石狀似元寶，伸出的兩臂為工匠踏腳之處，左右搖踏以磨壓布匹。但用作平衡的扶手，應為「雙枝」(狀如雙槓)而非「單枝」。另踏石工人除了要左右搖踏外，還要以「之」字的步式向前移動壓磨布匹，這解釋了扶手木棍的長度。由於移動石塊耗力不少，故需要另外一名工人從旁協助，但物主強調，無論是踏石工人或是推石工人，都是以技巧順勢「就力」移石，而非只靠勞力的。照片的右方見第二



台碾布扶手架，而踏石工人腳後另有一塊體形較少的碾布石，石底綁有木板，據物主憶述，大的那塊碾布石多用來碾壓絲布，而小的那塊則用來碾封口較窄的綿布「大成藍」。

照片中雖然沒有出現調布工人，但據物主補充，其實碾布石底應有凹槽，配合石底的圓形木轆，將布匹分段滾動磨壓，另布匹之下墊以木板，作為承托及保護。碾布時調布工人需坐於石旁協助移動布匹及不時噴水，使經「過漿」綳摺了的布匹軟化而可容易地被攤開。

「廣隆安」及「永源絲織廠」

照片所示的碾布情況只是「廣隆安」漂染廠眾多工序之一，從探問碾布石的操作過程中，筆者還認識了「廣隆安」及漂染行業的背景及運作。

據物主譚氏講解，位於竹園村內的「廣隆安」，早於戰前 1930 年代已經營漂染布匹的生意，其源頭可追溯於廣州的祖廠，兩廠皆為雷氏投資。譚氏祖籍廣東新會天河，譚父十三歲自新會到廣州，曾拜師學做裁縫，於雷氏的漂染廠打工，甚得賞識，1930 年代受託打理雷氏於香港的分店「廣隆安」，經營漂染生意，布源亦是來自雷氏投資的「華藝織布廠」。據說全盛時期竹園及黃大仙區內大大小小的染廠凡十數處，好不熱鬧。日佔時期為逃避戰火，「廣隆安」停業，譚氏亦舉家遷回新會，「廣隆安」的廠房改為養豬種菜的農地。³

戰後譚氏回竹園村重建「廣隆安」。由於「華藝」已結業，譚氏便自立門戶，投資開設「永源絲織廠」，一手包辦織布、染布、碾布、批發及零售各工序，而照片二左下角碾布石旁便出現了當年「永源絲織廠」膠袋的模樣。

戰後譚氏經營的織布及染布廠更具規模，是區內繼黃大仙廟後第二個鋪設電燈及電話的用戶。織布工場樓高兩層，內設有帳房及工人宿舍；染布廠建有多格高約一米的染布池及以荔枝木製成的曬布棚，而專程訂購自廣州的碾布石也有七至八台，分別擺放在碾布房及曬布空地處。染布是耗水量大的工序，「廣隆安」的水源來自區內的兩口水井，一口為村內的食用井，特別「好水」，另一口則是自挖的，故六十年代當香港鬧水荒時，染布廠的運作也不受影響。

織布及染布廠內共有幾十位工人，有趣的是，不同工序的工人與譚氏有不同形式的僱傭關係。總括來說，譚氏於「永源絲織廠」及「廣隆安」的角色就如「大判頭」般，負責統籌織布、過漿、染布及碾布的各組工人，而不同的僱傭關係亦反映於膳食、住宿及生活習俗上。

「永源絲織廠」僱用的全是年逾三十歲以上的順德女工，人數未明，有家室子女的，也有梳起不嫁的「自梳女」。這些順德女工們住在「永源」的宿舍（即現在消防局位置），自行安排膳食（她們有些「吃齋」的），工資以件頭或碼數計。她們拜七姊和觀音，每年農曆六月十九日的觀音誕會放例假，並請歌者來唱「觀音出世」，十分熱鬧。織布廠二樓「漿間」住了另外一家五口的順德人，承包「過漿」的工序，專門負責將待織製的絲線加工浸掃漿料，令絲線更堅韌。

而「廣隆安」染布廠則僱了約廿名工人，多為廣府人，「吃飯時也要分兩枱」，另有廚房一職專責膳食茶水。碾布的工序也是承包的，故膳食也會分開，廠內有碾布師傅四至六人，來自南番順鶴山，他們的地位較其他工人為高，收入也較豐，年尾更可分「炮金」。染布及碾布的工人並沒有行神，但每逢初二及十六會拜土地，「吃飯時會加餸」，農曆六月十三日師父誕則會放假。

多年來「廣隆安」及「永源絲織廠」出產的皆是絲綢，分真絲和人造絲，而兩種絲料須要不同的處理方法。簡單來說，真絲以呎計，織紋呈直間，布質較厚硬；人造絲以碼算，織紋呈橫間，質感較輕薄堅韌，兩者皆可織出暗花及作碾光處理，而「永源」出產的以人造絲居多。

絲布織好後便交往「廣隆安」作漂染處理，當中涉及不少的人力技巧及化學加工，譚氏和筆者一一分享。由染料開始，「廣隆安」用的是名為「捻仔樹」的植物染料，布匹多染成黑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要將布匹染成純黑色的工序是很繁複的，布匹必須經多個不同顏色（例如紅色）的漂染池「打底」後，才能染出全黑色的效果，故「廣隆安」便建了八個高約一米的漂染池，分別注滿不同顏色的染料。

經漂染的布匹會掛在曬布棚架上或運到空地上晾曬。其中晾曬真絲時需再塗抹多層的醋料及「捻皮」上色，由於塗抹時需要較大的空間，當年「廣隆安」便覓得慈雲山觀音廟及鳳凰新邨一帶（即現在的竹園北邨及聖母醫院）的空曠草地上晾曬，因該處地面「夠平夠大」。布料晾曬後便搬到碾布房，正如之前所說，由三名工人分段放置到碾布石下灑水磨壓，由於碾布石每次可處理的布匹面積有限，故每匹布都需要來回多次不斷碾壓，才可達到理想的效果。

布匹經碾壓後便會被摺疊成一卷卷，稱為「捉布」，然後再放進兩層高的木匣內以炭火烘乾。之後「車布頭」穩定布邊，印上布匹的名稱、「永源絲織廠」和「廣隆安」的標記後才會正式出售。

譚氏一再強調「廣隆安」出產的是上乘絲綢，戰前主要漂染「官紗」（人造絲）出口往星加坡，價錢比真絲平，當地的「媽姐」、石礮及樹膠工人喜愛買來做成褲子，以其質地幼滑通爽，適宜當地濕熱天氣；在香港只有在文咸東西街作少量零售。另外「廣隆安」亦有漂染深啡色絲綢用作

縫製壽衣，又自深水埗接綿布來染製「大成藍」，然後再轉售往廣州。訪問期間，譚氏便向筆者展示「廣隆安」的出品，並介紹了不同顏色和織花紋飾的布板，以及用「廣隆安」布匹製成的衣裳樣本。

到了戰後的四、五十年代，因海外批發市場銳減，「廣隆安」便轉投經營本地零售，幸好布匹亦同樣廣受本地市場歡迎，更贏得「黃大仙綢」的美譽，當年有不少「媽姐」及「齋姑」慕名前來買布做褲，也有富泰的太太訂購布匹來供奉僧尼。

但五十年代之後香港漂染行業漸趨現代化，引入機械，人手工作坊的經營模式相繼被淘汰，再加上漂染工人年事已高，青黃不接，「廣隆安」遂於七十年代後期轉營為士多，「永源絲織廠」亦變為民居，漂染缸填平了，荔枝木製的晒布棚架也扔掉，而多塊的碾布石早已長埋地底成為地基，現只剩下路邊的那塊碾布石在見證昔日的繁華。

從路邊到展廳

由於物主願意捐出棄於溝渠邊的碾布石，搬運當日館方特別安排了專業搬運公司在小徑的路段鑿地取石，用機械吊臂小心翼翼地將石塊送上貨車運走。碾布石抵館後隨即展開清潔，並進行登記的手續。剛巧展覽組當時正籌備「香江點滴

回歸五周年新增藏品展」，館方便安排碾布石在此展覽中「首展」。為豐富展覽陳列的故事性，館方更向譚氏借來「廣隆安」漂染布帛的色板，於碾布石旁展出。

展覽後譚氏更慷慨捐贈出布帛的色板一塊、深藍色「大成藍」及啡色綢布共兩匹予歷史博物館。其中啡色綢布的布邊印明該布名為「真靛三缸青」，是當年外銷南洋用作製壽衣的衣料，另亦印有負責織製及漂染布匹的兩個商號的標記-----「永源絲織廠出口----香港九龍城竹園村源字商標」及「廣隆安」。

《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》

第三十三期 2003.10.15 第 25 頁